

校
刻
漢
書
評
林

四
七

186
50
31

東 京 圖 書 館

漢
書
門

正
史
類

三
函

八
架

三
號

五
冊

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吾

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

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廼徙魏郡元城委粟里。

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八年老者也昔春秋沙

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縣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

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

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

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之后始攝政。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

亦當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

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今始三年。

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

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

案以侯後皇封侯

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

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

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以妬去。更嫁為河內荀

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音姓夢月入其懷。及壯大。

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

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也。若言

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廼教書。學鼓

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

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姊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

命。廼諸姊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翻太子憐之。且以

為然。及司馬良姊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

怒諸姊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姊妾。

欲順適其意。廼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

隆按曰夢月入
懷曰所許輒死
曰相當大貴曰
長御以獨衣絳
綠諸子送太子
宮曰一幸而有
身班氏歷紀種
種奇異蓋謂有
天意焉

一本無下之字

者師古曰此政君與在其中師古曰與及太子朝。皇后廼
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
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彊應曰。此中
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綠諸子。師古曰諸
即袿衣長御即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
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見丙殿得御幸有身。
先是者太子後宮姊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
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
爲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之曰鶩。字太孫。常置左右。
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
以母王妃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
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
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

王維楨曰王氏
之與自鳳始而
漢祚之移亦自
鳳而始萌矣此
最關鍵語

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
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元帝不以爲能。而傅昭儀有寵於
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
輦。師古曰側席常有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
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語
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
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
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
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
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
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
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
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

隆按與勝之對
直節凜然此時
鳳初乘國兩人
幸亡恙不然者
上已感悟嘉納
之如王章且不
免於死奚有干
兩人

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
閣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閣
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
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第星天地赤黃之異。
師古曰第
與李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
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
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廼引
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
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
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
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
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
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

隆按書曼蚤卒
了前八男案

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

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
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

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

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
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

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
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兼反上曰。封田

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

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

無所顯。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

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

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

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

廼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
言多疾

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

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
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

凌約言曰史氏
僅記此一節且
曰此小事則其
它大者可概見

隆按共王天子親弟且甚親重安所不得已于鳳至于涕泣而决于弟自然矣有一王章哉

茅坤曰王章此對可謂搏虎手矣所指言三事一一直刺頂門者而鳳復為甘言以動中宮并劫主上卒以死而復蘇非惟鳳不之從反禍及

陸瑞家曰王章之攻王鳳也忠矣特恨其為術之疎不勸成帝寡欲畜神以求多子而專勸注意定陶王則王氏譏說安得不入之也

悲哉

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它謂晏駕也

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

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

去。上與相對涕泣而决。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廼奏封事言日蝕之咎

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巨近音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

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

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願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

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

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闔門之事。為鳳

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

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

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

後迪知曰已辟
左右何以使音
獨側听然即無
側聽者固知帝
無能為也
茅坤曰鳳之此
書佳甚豈杜欽
黃代為之耶

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憊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

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

隆按帝聞章言
既賢之矣進野
王而欲倚以代
怒廢之故顧令
尚書劾章致之
死由是王氏遂
無復忌顧而漢
昨危矣

咸在朕躬。將軍廼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

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

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於是鳳

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

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

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

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

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

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察屬者皆得大官。又以侍中

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

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

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

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

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

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

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

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

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為近是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

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

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

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

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救。臣

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

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偃不肯事鳳。而音敬

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

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諡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

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

王慎中日風以
死保音而謂五
侯必不可用心
雖私而言則公
也

茅坤曰此亦王
氏退衰之機也
惜也帝復優游
不斷以致移祚

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嫌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擢同。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擢人為越歌也。楫謂擢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棹。音饒。越歌為越之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術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剗謝太后。上聞之大怒。廼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灑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欲自黥剗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淺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彙請罪。師古曰。自坐稟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

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欲自黥剗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淺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彙請罪。師古曰。自坐稟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

隆按惟晉為修
整與上讀救句
及小心親職句
相顧

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

一本忠下有直
字
茅坤曰莽之初
以退為進亦一
詭計也

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僞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

陰接以初立故
優之與前初優
莽句相應

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款誠。根行貪邪。賊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

茅坤曰。楊宣灌
賊也。必莽托之。

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為嗣也。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賊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而退也。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

茅坤曰莽之初以退為進今已如計

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曰。証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諡曰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己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

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

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權者市買之易物者也。廼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

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繡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繡觀。蓋繡繭之所也。率皇

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綠水邊。夏遊籓宿

鄠杜之間。師古曰。籓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

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

名也。在上林中。登長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

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

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

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

后幸太子宮。甚說。太后劬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

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

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下相

陸接見於丙殿直應篇首見丙殿句

隆按不可與上不以爲可相顧

爲最吉。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爲孺子。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旣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芴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旣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廼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詔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廼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

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芴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廼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旣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廼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詔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廼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

曰。此言是也。師古曰。悲。對之辭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

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

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也。莽廼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

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

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

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

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祗畏

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

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師古曰。此紱。謂璽之組也。太

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

安漢公時。又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

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

不令得體。元帝墜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

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饗食堂。孟康曰。饗音撰。晉灼曰。饗具也。既成。名曰

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廼

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

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

言此何罪。於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

我廼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

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葬。葬

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莽

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待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

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

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

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葬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

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

茅坤曰。漢祚已移。何論黃貂黑貂。覽至此。不得不流涕已。

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

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黃震曰呂氏則天皆身為禍首王后則愚弱為賊莽所班耳事雖不同要亦同歸於覆其族吁可懼哉
茅坤曰漢高帝特以英傑仗劍五年而定天下然於紀綱制度踈闊不收至于處中宮一節尤無術故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八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

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

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者以鳳本嗣禁為侯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兄弟

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以興馬聲色佚

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

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

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

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

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

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

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閔。上谷都尉

隆按莽傳總只一詐字迨其後向詐而愚矣又總只以符命欺人途其後則且以自欺矣當時舉兵者數莽罪惡滿于獄則則以錢紂水嘗感逆也豈浪語哉
按傳內凡曰成爲莽言曰有匡推薦之曰公卿大夫多稱之曰訟莽冤者以百數曰謹等深訟莽功曰群臣等稱莽曰群臣盛稱莽功曰臣等稱莽曰德曰民上書者八十餘人曰吏民上書前

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等類皆根外又凡曰鳳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曰鳳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葬曰根薦自代等類皆根內事諸父一句來

茅坤曰巧佞鬼魅如此

隨得內凡曰賞賜邑錢悉奉自發曰願出錢曰水災每素食曰上言不宜采王氏女曰以所益錢與長御奉共養者曰辭讓四千萬曰以三千三百萬予十萬與九族貧者曰執字送獄死曰下議者皆寢勿上及曰乞骸骨曰稱疾曰固辭曰讓還曰固讓曰不得已起受之類皆根匿情求名一句來又按此傳每提出一段綱領而後以次叙之

陽竝。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興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音女六反。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右。右前也。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

過前人與傾其
諸父句相願
茅坤曰陰求長
罪其陰妬持正
如此以退為進
其巧媚又如此

茅坤曰詭托持
正其籠絡朝廷
又如此

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
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
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
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
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
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
后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
至尊竝。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
莽。師古曰。會謂至置酒所也。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
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
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為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
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
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南陽。

林陽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車

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以寵也。後二歲。傅太后丁

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

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

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

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

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元壽

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

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

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

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

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師古曰。瘕。創痕也。瘕音下。恩反。

美玉可以滅瘕。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服虔曰。瑑音衛。蘇林曰。瑑鼻也。師古曰。瑑

茅坤曰。又能折
節。養望如此。
生歸心矣。
茅坤曰。海內諸

王慎中曰孔休
可謂見於衆人
之所未見者矣
惜班氏不以之
冠清節之士也
茅坤曰善攬權
如此

茅坤曰誅董賢
又能持正而攬
權如此

字本作從玉疑聲後轉寫者
訛也孫自離孫字耳音義也
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
師古曰推音直
自裹以進休休乃

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
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
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尙書諸發兵符節
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
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
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
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
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后所信愛也
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
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
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

茅坤曰抑其不
爲黨者

茅坤曰迫切太
后又如此

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
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
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
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傅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
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
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
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
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
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
誤朝師古曰妄稱舉之誤惑朝廷也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
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繼
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
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尙

隆按此效人者皆莽所謂開國元勳故先叙於此為下文張本云

王維翰曰莽色厲言方一段道破莽心事是綱領語
茅坤曰莽之奸自古所見而班固之指畫亦足以別之

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師古曰棻或作槩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

隆按自始風益州至此正上以惑太后處即奉世曰行事即已之行事

當著之邪。師古曰著明也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群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尙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尙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尙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舉其善加號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閔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

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四承音蒸。人既受賞。莽尙未起。群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

茅坤曰驢四海

茅坤曰驢群小

王及累朝功臣之隆按自莽上書

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群僚眾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母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群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於故各一倍也。奉音扶。用反。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

至此正下示信
干衆庶處
又按又欲專斷
句是綱此下是
專斷事
一本庶作意

隆接權與人主
作結上文與又

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
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
庶。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
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
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
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今衆事
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
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群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
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
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
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
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

欲專斷句相願
一本親作新無
前字
茅坤曰收攬天
下窮民之心
一本付作欲
呂祖謙曰莽之
前後不相揜皆
類此

言親承前孝哀丁傳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
且衣繪練。頗損膳以視天下。師古曰。繪練。謂帛無文者。莽因上書願出
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
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
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
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閒者風雨時。甘露降。
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
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闕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
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
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闕。師古曰。闕。門。概也。音域。
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繼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
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
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勤身極

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熟。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

曰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

茅坤曰又邀外夷以爲虛聲

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茶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

隆按莽上言不宜采文此亦上以感太后處茅坤曰抑族黨支庶之女而專以所生女媚上却又網羅庶民諸生郎吏上書

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天序。奏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

王禕曰莽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以取其所家臥寒泥之所以寒夏也莽不學寒泥而事弄之合豈篡弒者固同一術耶隆按分金與十

日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修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同音故耳。修。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音徒冬反。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師古曰解澤疾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修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

一媵家及九族此亦下示信于衆庶處

隆按此奏稱莽功德然而莽未即真之前其所為謀逆詐偽情態已悉載此奏中矣班史詳哉其詞充是此意

茅坤曰二頌其窮奸

茅坤曰三又頌待正其被讒賊

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修。師古曰東修謂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成帝及太后也。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執足。亡所悟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悟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弗。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立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晉灼曰欲令丁姬為

茅坤曰四又頌其被譏賊

茅坤曰五又頌其退權倖

帝太后也。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

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

畏強圉。師古曰：大雅蒸民之詩。美仲山甫。強圉，強梁圉扞也。公之謂矣。深執謙退。

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

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

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

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疾國。朝政

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師古曰：隧，解也。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詩

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頽。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頽，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

病也。頽，與倖同。音才醉反。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官亡儲主。董賢據重。加

以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

山。張晏曰：傅太后謂中山。馮太后陷以祝祖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翼，助也。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

究。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

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

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之者。盱衡厲色。

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盱。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乘，古師

日。厭音一。涉反。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資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資，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兵刃以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為秦相時。

人號曰。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之師。善談說。是故董賢

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

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

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

也。言太公武毅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

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釐令邯。師古曰：釐，豐頭。邯，也。釐讀曰邯。與大司徒

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

茅坤曰六又頌其任賢

茅坤曰七又頌其讓封士

茅坤曰八又頌其讓封士

茅坤曰九又頌其躬節儉

茅坤曰十又頌其瞻國乏

茅坤曰十一又頌其吝賢士

茅坤曰十二又頌其篤厚祐

士。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公之謂也。

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為比。宜賜號安漢

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

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

女為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

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

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掛大福之恩。師古曰。掛。謂讓而不

當。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書曰。虞書舜

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簞簞翼

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

師古曰。後。退也。矯。正也。後音千旬反。其字從彳。割財損家。以帥群下。彌躬執平。以逮

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

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

于木。恐墮墜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

約。糲食逮給。師古曰。糲。得粗。及。僅足而已。物物叩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

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叩音牛。向反。闕音空。穴反。又上書歸

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為眾倡始。

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

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

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

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闕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

奪園夫之利。食菜。曰茹。音人。諸反。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

以白茅覆屋者也。婁省朝政。綜管眾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

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

隆按連分十二
段每段引證而
歸結於此非
比體也
又按此上言莽
功德此下言褒
賞之典當如共
功德云

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
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
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
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
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
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
公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
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揆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勳
為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
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
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

無厭。班賞亡遊。師古曰。遊與忝同。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

戎位在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

時為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園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繇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

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

繼祿。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

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

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師古曰。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

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滯。

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

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

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朝之執

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

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及至青戎。標

許應亨曰。略謂
人離間之也。假
謂與告請假之
類。顏說太牽強
矣。

末之功服虔曰標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標音匹遙反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

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

公又有宰治之効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

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曾

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

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是故成王之

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

里之宇師古曰解並見前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以附庸股民

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前封父之

繁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壁曰璜父讀曰甫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

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器師古曰

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師古曰郊即祀上帝于郊白牡之牲師古曰

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師古曰郊即祀上帝于郊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祀上帝于郊王

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者矣

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詩曰亡言不讎亡德

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讎用也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服虔

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

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芮傳番音蒲河反明有

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

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

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

於是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

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

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

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

茅坤曰敢為非常之舉望以傾動海內

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學。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

群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韞。師古曰。韞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襄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韞。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眠事邪。師古曰。眠古視字。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師古曰。召禮曰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

隆按凡莽上書
辭爾總是上以
惑太后處

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抵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可。莽乃起。抵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饑省。官職今豐。宜復之。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

隆按以所益錢
與長御奉共養
於亦足下示信
於衆庶處
之右心
之右心

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鞅如相國。師古曰。鞅。亦謂祖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遣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作而退。雖文王郤虛。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衛出。此以上皆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又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

茅坤曰收天下
異能之士

茅坤曰漢書于
職九場下即系
以天變深矣

茅坤曰恩溢宗
室胡續宗曰聖人
謂誠能動物而
奔以詐偽蔽天
下之耳目信之
者至五十萬人
上古未之有也
此知人之所以
難而堯舜其猶
病諸

茅坤曰歸功太
后

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
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救反通知其意

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

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

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

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

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
也魄月魄也奉

使朝用書孟康曰賦
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
也辛丑者庚

子之明日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集平作二旬大

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

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

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
大國王之乘車也驪馬二駟師古曰驪
馬併駕也詔曰

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

年正月禘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八人宗

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

人為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

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

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

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

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

移風四海奔走百蠻竝膝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

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

陛下有葭葦之故師古曰葭葦也葦者其葉裏白皮也言其
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葭音加葦音孚又得典

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

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

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治

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

茅坤曰辭功同列

茅坤曰又禁頌功德者

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五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不忍眾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間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師古曰間音居覓反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

漢書卷九十九上

十一

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厭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言也聖瑞畢臻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與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

漢書卷九十九上

十一

戶納陞武賁。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

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

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曰。止也。登大司馬

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

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

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於第家。為賊臣所陷。就

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

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克朝。危殆甚矣。

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

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

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

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

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衆方輯。詩

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登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

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

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

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

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

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

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

宰衡。位為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

乃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哉。於是莽稽

王禮曰此禮臣受九錫之始

首再拜受綠綬袞冕衣裳

師古曰此鞞謂蔽膝也或謂鞞鞞鞞音弗鞞音畢

瑒瑒瑒

秘

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口瑒下曰瑒詩云鞞瑒有瑒是也師古曰瑒音瑒瑒音布孔反瑒音必

句履孟康曰今齊祀

反龍旂九旒皮弁素積

師古曰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

矢盧弓矢

師古曰形赤色盧黑色

左建朱鉞右建金戚

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

一具

師古曰冑兜鍪鉅鬲二卣

師古曰鉅鬲香酒也卣中樽也音攸又羊九反圭瓚二

師古曰圭瓚以圭為

末九命青玉珪二

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方生而長育萬物也

朱戶納陛

孟康曰納內也謂鑿

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

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

署宗官

故內之於露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煩義皆不了故無取云

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

官皆置番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傳籍

師古曰傳籍著也音附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

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

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

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

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

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

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

南山徑漢中

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

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

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風俗使者八人還

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

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二賈

師古曰言純賈也賈音價官無獄訟

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

刑

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宜

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

黃支唯西方未有加廼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

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可

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

胡纘宗曰莽以金帛誘匈奴謂之化可乎太平豈莽所能致其言祥瑞皆承旨者偽為而果太平也哉孟堅於是乎缺矣

荒坤曰又誘惡

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大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三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

典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魏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程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泉陵。表為誤也。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騰。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依周公為。武王請命作金騰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在者。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

隆按兄終弟及自古而然。矧五王四十八侯皆長太平而莽持

選立玄孫中之最幼者蓋此時最幼者蓋此時而一時宗室大臣曾不見出一言可否豈皆不直氣運使然而人心已無慮矣又按太后曰此語足概莽之為人太后而今日知之哉亦晚矣

得相為後。廼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鷲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抒治之也。鷲音許。反。浚音峻。抒音直。呂反。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反。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君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付也。幾音曰冀。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

皇帝之後。師古曰。差度謂擇也。玄孫年在繼祿。不得至德君子。孰

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鷲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謂之采。官也。以官

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

家不知命。命不易。天應棗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那公為保。周公為師。

相成王為左右。那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那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

雖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說曰師古曰謂說經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

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

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說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

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謂周公踐天子

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

武王崩纒鬻未除師古曰纒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

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

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

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

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周公常稱王命

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

服天子鞞冕師古曰此鞞亦謂裳鞞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

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

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

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

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

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

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官家國采如諸侯

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

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

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

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

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

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

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眾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

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

王慎中曰當時不甘於莽者僅一劉崇爾而又幸解輕發以取

敗亡傷哉

隆按疎兩為人
作奏其詞甚工
而其言悖逆則
罪且浮于莽矣

此宗室耻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弃。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為人者。熾然成行。師古曰。熾然多貌也。行列也。續音匹八反。行音下郎反。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頤。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

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

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為天下

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諡至意。而安眾侯崇

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眾。欲危宗廟。惡

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

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弄其

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空。彙反。百歲之母。孩提

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珎在耳。首飾猶

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師古曰。諄誠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

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

貯水也。師古曰。汙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而人

不食。師古曰。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

蓋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為戒也。師古曰。辨讀

班曰出門見之。著以為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奪

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衝其匈。刃

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

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

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

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

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鑿也。豬

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

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於是莽大

說。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

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

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

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

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竦。力戰鬪。不

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

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

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

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

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廡厨長

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

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

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

軍。邠。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

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

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

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邠建各三千戶。是歲。西

茅坤曰以下漸
次莽之發怒而
搆亂矣

隆按翟義聲莽
之罪以行天罰
已非劉崇草草
輕發者比矣迺
竟不免汗池之
故慘其氣運使然

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
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
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
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竝行民多
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
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
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平楊王之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
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疑
惑眾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
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
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遣王邑孫建
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院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
等起兵以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臥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

師空可攻長安眾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
王級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
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
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外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膺受元命
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
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
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
下反虜畢斬眾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
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
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
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
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

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

隆按此奏虛叙
只一結句見題

文

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

殷爵三等。有其說。無

其文

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號。羣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爲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

陸按真字與假字相類
王世貞曰莽之評也温之伎也敬塘之鄙也雖得天下耻弗洗也

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撥也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囹圄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類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

漢書曰諛臣巧言至此

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三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師古曰匱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言人修行道德有若爲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上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云莽修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爲新

隆按莽初殺子
獲已殺子字與
其妻已母死不
哀而總服已殺
兄子光與光母
已及殺子臨迨
後且欲辱女節
骨肉且然何有
一孺子哉
又按初以為名
後復以示公義
此叙事中斷案

呂祖謙曰世謂
莽始矯偽而終
改節是不然利
在孝友則孝友
利在悖虐則悖
虐終始為利
而已矣改節之
有哉

都侯也。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

俾使也。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

總纓弁而加環經。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

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纓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

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

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行功侯光。私報執

金吾寶。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

母曰。女自眊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字及。復字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

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

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光罪為公義。令光子嘉嗣爵為

侯。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

日。虞書。放勳乃祖。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正月郊祀。八音當奏。

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

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

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名。京言齊

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

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

世三七之院。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

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

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

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

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

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

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

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

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眊

說師古曰。祗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

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

讎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

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

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

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

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

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

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

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

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成王比德。

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

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

群臣博議。別奏以視。卽真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

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

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

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

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天

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

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剛著也。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

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

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

璽師古曰。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

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

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

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

民師古曰屬委付也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成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之大其日當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九上終

